

藥

地

炮

莊

謝翁曼衍

藥地炮莊卷之九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孝人弘毅集

春浮行者  
蕭伯升跋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說劍第三十

於前見佛。急須  
揮劍若不揮劍  
憑文傾巢。莊生  
用此刺破人心  
肝五臟。人亦有  
刺破莊生之心  
所五臟者乎。磨  
目而語。難固不  
可少。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以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慳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

音悅

王之意。止

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

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

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音說大王而逆

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受莫干胡之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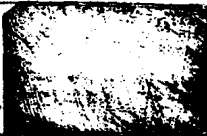
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說音悅之。今夫子必備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月。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臣聞天子之劍。以鎮四



或曰王者劍諸侯劍庶人劍何如看圖挂劍全舉拳掛之或人擬講亦曰喪身去命也不知金剛王劍獨當門殺法從知同裏野水木紅爐曾百洋三環設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割。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

鋒齊岱爲鏗。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韓魏爲夾。音包以四夷。塞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燕士爲鏗。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洽圓天。以順三光。下洽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頰，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幸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胡服也。無文理也。

鐔，劍刃也。鐔，劍口也。鈇，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鈇從稜，向刃也。三環，周義而德繞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不見禮皆自斃也。服，刀出鞘也。

涉江曰。學者第一要作得主。不被外物轉。全憑皈依金剛上師。得此慧劍。八面揮截。安坐定氣。果畢奏否。

適芥曰。如來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愛語三昧。此說劍者愛語也。正語之理。久爲迂士膠鼓陳陳。相因腐氣。令人噁嘔。高士庸之。才士厭之。因而爲轉語。隱語。反語。側語。機鋒所起。亦不得已。故達者不妨隨機接人。伏戎乘莠。先咷後笑。納牖遇卷。手槍惕號。早見於易象矣。田中插鐵床。上推枕。劍刃上事。紅爐米冷。

瀕地絃歌曰縉  
惟琴瑟不須絃  
又被風吹別調  
中說道漁郎能  
叩棹船頭血浪  
舞打東聽此者  
莫勝驢子洞何  
如劍調工龜交  
隨水陸易道被  
長空石門荷貴  
化身不少能龍  
能蛇七畢竟是  
龍。

樂地地地地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鬻着交  
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于貢于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  
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卷之九

漁父

四

此段所



魯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  
斷作六十九耳  
若說下地本自  
如此求出胎本  
自如此豈不笑  
殺漁父耶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竿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  
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  
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如所謂。竊侍於下。屢  
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嚙甚矣。子之好學  
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  
歲矣。無所得聞。至敬。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  
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予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  
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饑。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  
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  
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  
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  
用靡既。人倫不飭。百姓流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予  
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八疵四患。今能  
免乎。奇人尤甚。

不擇善否。而容  
類。適備其所  
欲。此非末世偏

言無善無惡。以  
藏無忌憚之身

者。早被莊子  
說敗。

兼恐于德。其淺  
恒。亦善則之可

以休影。使八疵  
四患。者論之。其

寬賢。雖非之巧  
又當何如耶。與

且生曰。善有真  
之心。欺則無若

示論。獨之必不  
可欺。則無小人

可欺。則無小人

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秦多事乎。且人有八疵。

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

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

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

詐偽。以敗惡人。謂之黑。不擇善否。而容類。或類。適倫。

按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

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

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斯可。不同於己。雖

善。不善。謂之訾。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凡稱勉強即謂  
之為人僞勢必  
不獲獲定乃可  
為真若及謂  
此又是兩客相  
適請參

可敬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  
迹於衛，伐樹于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難音此  
四訪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  
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避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  
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  
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  
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厚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一具素鬼惟至  
賦致行者知志  
不則以無真不  
假無假不真之  
冒逆而反為誣  
隨作錦囊矣那  
于人理四字括  
出要緊。

謂明達而備飲  
詩曰飲酌百清  
遠重屬志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  
孰無所先此選  
其具不選其具  
後世專靠酒靈  
便為謂明又早  
堪于然矣。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

齊地曰此下  
之通交與鼓推  
之通交如何相  
見耶滄浪西澤  
萬古招魂思遠  
真然擊波卷地  
支許良謝安集  
王濬許問主人  
有悲于五正得  
通交一篇謝右  
通便各使四生  
通交公先作七  
百許語極其精  
尼才淺奇抄報  
成何言四生各  
言其畢謝後心  
難自終處除語  
才略於遠遠矣  
自得支曰一往

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港于傷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歟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枉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于矣吾去于矣乃刺船而去延緣鞏間顏淵還車于路受緩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于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悉受杖擊逆立

弁說說復自佳  
耳愚者曰何用  
七百語又其餘  
語相勝耶一往  
奔詣早落半途  
知是支公一棒  
否一客曰休影  
息迷是漁父之  
真也否則口迷  
本片息阿咳平  
行以物與人虛  
心自愛我若狂  
還車按緩之時  
便當費此漁父  
之船豈不便宜  
渡天一棹

而夫子齒髮繫拆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  
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出  
之難化也。湛于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進善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復  
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  
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  
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處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  
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  
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論快揮快也。齊民窮言。于民  
春秋後倫。朝觀不及等也。

愚曰。論語寫下車不得言。楚詞遂去。攸然何極。

韓非者曰曰踐  
形固有方去間  
譯曰險矣杖  
險門堵從來相  
鑿五鑿先饋亦  
一也鑿盡人是  
如美免持飲德  
為技成得中賢  
村急于自白就  
歸磨前而能不  
叱其所不為耶  
只得以為鑿鑿  
蟻聚送此龍珠  
已爾

列御寇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鑿而五  
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也曰夫四誠  
不解形謀音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  
其所患夫鑿人特為貪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  
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于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  
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教



杖蹙之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者以先列于

提履蹙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

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

且有感搖而木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

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

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

舟虛而遊遊者也驚人感已即達道也發聲譁間也列子作無多餘之氣發聲也

五老曰小言盡人毒也故爲大言搖而木才其毒

何如必曰以毒攻毒必曰究消其毒問翁曰無門

前言美友此言  
行樂

只爲此一孟天  
酒前後請許  
客方送船  
見此文子及  
同無生激揚  
而醉者爲侍者  
曰何不以一玉  
令人樂地一掌  
曰醉不

涉江曰知有  
知天之適天須  
知有適于天之  
刑使人與場者  
曰天下久爲朝  
臣也也也二

無幾何必杞憂三山街人羅蠅封紙而嚙之曰仰  
天笑遊開公子驚奇市之開則飛去失笑而已

鄭人緩也啣吟裘氏之地祇

音

三年而緩爲儼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蒙儲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

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圖胡

嘗觀其良既爲秋桁之質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罔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

與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音也故曰今

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

古者謂之適天之刑良良人也或  
作娘家也

分聚有數不使  
謀各經近能大  
同德其別海何  
曾拒百川決。

愚曰知道易勿  
言難正對自已  
一箇何故累體  
連累世尊四十  
九年說法不覺  
說一字知此即  
當一擱也耶耶  
人止是此事言  
事事不厭說天  
何言哉道不可  
得而聞也亦有  
曰根旨細語皆  
第一義平是意  
安不無文當一

東坡曰茶欲白。墨欲黑。求黑。雖漆白。求白。雖雪黑。  
愚曰。如此兄弟。自分難把。尊翁調停不得。世間便  
有一種不黑不白之茶墨。高價傳家。豈不冤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  
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  
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枝成  
而無所用其巧。舊以益字歸句消文方類。

杖云。天地間神變莫如龍。而能屠龍者。非神之又  
神者乎。泮漫所學。而高無利德。既支離。而道益卑。

則

身

聖居曰。二十年  
黃典作借一則  
為彩神我哉思  
遲鈍答不得今

則曰何必必則化  
則曰二十年答  
得何必二完或  
問與化如何答  
曰不必且與必  
不必有優劣在

添眼問于昭曰  
萬象之中編錄  
中是幾萬象不  
能算象原曰不

矣。窮而奇矣。道大則世莫能容。數奇則不似。彼握  
奇而用天下之數。以神變化行鬼神者。固自有人。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願  
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充俞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

杖云。兵非干戈。即天下之數也。能不執一。則二三  
四五。能不必也。孔子毋固毋必。不執一。自與天命  
流行矣。何不可藏乎屠龍之技。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蔽精神于淺淺。而欲蒸濟  
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說曰兩個。

言歸實孔如此  
性合猶是氣不  
分語。

所治愈下得車  
愈多正謂其曲  
續其和彌塞  
非生身乃技藝  
所造不能甘其  
而彰謹成光乎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  
不知大寧。字蹟首簡爲  
書相問遺也。

杖云無何有之鄉非絕物之所也於有而不見其  
有于無而不見其無太一形虛而萬物森羅本自  
甘冥聖人剛述轍環卽此踐形卽此空空關尹曰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豈患宇宙之迷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窳閑阨音巷  
困窮織屨枵項黃面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

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泰王有病，召醫破癰潰腫者得車一乘，砭音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晉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杖云：嘗觀閻西增李乞墻登壇，孟子罵世，慣用吹毛莊子更難相與爲其口談無是非而勢更甚也。嗟乎！生才具眼如此，無一知己，惟不得他。

晉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輸羽而奮，從事華辭，以文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言辯道而刑  
起純道驅過一  
生非誦道耶  
而可文下若休  
恐是一說也  
不誠信可空于

君子懷刑故見  
內平之刑聖人  
和茂故磨內外  
之高至人自克  
而已

山川險路去運  
乘厚說說情一  
陳氏李是春秋  
下見在流押兩  
字學人精也見  
明若秋光昭然  
春也

以上民彼宜汝與

音

予願與謀而可乎人使民離實

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依之難治也施

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商雖以事

士一作

齒之

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

音

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其人能之

作說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親厚而益有長者

不肯有順

一作

悞

音

而遠有堅而銳有緩而針

其就義者渴者其去義者然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則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杖云：大聖至誠待天下，未必盡以此觀人，然亦足以觀人。人自以為有所得者，毫毛乍起，忍耐不得。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餽，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只，再命而于車上，三命而各諸父執。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疑，及其有疑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

劉曰：則言微，謂令與隱刺，不知誰指而古今皆有此人。



外之乎。曰。以我  
之學。謂人之不  
能。能。能。人之心  
。下。下。下。下。下  
云。動。不可。道。我  
會。能。不。會。到。日  
正。是。怕。他。會。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音其其所不  
為者也窳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肚  
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窳緣循僇使音困畏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貴  
達生之情者傀達于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  
遭。

方思善曰言人者窮之極也三者達之必也形者  
表暴於外府者蓄藏于中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  
府也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曉達命者與天遊  
焦云佛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而慧法佛眼皆

愚曰其子得于  
金之珠其父取  
石來聚之生千  
寶惜一時放  
雲天雲地重  
整粉上如此持  
子始父手得  
鄭子十乘驕  
莊子者固美可  
矣莊子提此空  
花驕驕萬世  
是騎萬世之驕  
其

狂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疑否。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

音莊子昨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絳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

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音鏗之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漢非直

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

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或聘于莊子莊

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

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音莊子昨

長養曳尾不過  
樂生而已。獨體  
屬生而賤。豈與  
此同耶。別耶。所  
向文曰。前有一  
尊酒。後有三天  
墳。豈爲蟻蟻乎  
是地亦小矣。

出此以較得車而明其不爲利祿動耳。下段言達或  
生不作人間。必後之體面也。問答之詞。支離取韻。

莊子將成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  
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資送。吾葬具豈  
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爲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爲烏爲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  
偏也。以不平乎。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微。其微也不徵。  
明者惟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杖云。莊子未成。先將世人沿茶毘之。亦敲枷打擗。  
解脫門也。佛捺米來。而莊子自作此茶毘語。亦奇。

天下第三十三

以方術道術連  
提舉爲同門  
世究到底人門  
須於主神何由  
陸明何由退早  
是西堂下特寶  
子孫次惡者曰  
聖子曰孔子吐  
出平字亦御悟  
宗社教字于庭  
兩藏宗字于作  
後皆論退得有  
若一則則不夫  
提舉科于夏徒  
無過言漫天撥  
出并到今日在  
西堂東一均造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生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一作德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膏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

我道殺亦逃仔  
細簡點野來  
剛高誠雅免何  
以故誠為特地  
往招魂各猶其  
方費假動者  
曰且道發得破  
則不破  
又曰志于道操  
于德依於仁將  
於藝亦可與此  
同參一菴口所  
任和時亦是臨  
濟四時照者且  
影覆日先覺止  
視難開眼  
正弄只集夕安  
素師是詐心節  
用之著大排漢  
唯識即草米齊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  
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泮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於中  
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  
皆有所明。不能相述。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  
所用。雖殊。不該不逾。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肆夏之知也。曰  
心與事俱空。有  
真無歸處。而人  
道與矣。別徑歷  
險。靈變精奇。究  
歸天下。一備其  
議。止于極物。其  
猶實非。餘波也。  
殊未盡。索性爲  
他。打倒。日將謂  
別有。  
袁公安。早宜離  
技。晚乃悔悟。口  
向。旋無聲。吳爲  
何。頓不知。酒婦  
應對。則。頓頓也。  
人知學。通于悟  
爲。極。則。豈。知。藏  
悟。于。學。之。無。窮  
毛。香。有。句。口。爾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間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杖云首稱鄒魯之士。明謂孔子刪訂作述。集羣聖  
之大成。後學不見聖人之大全。自爲不該。不遍一  
曲之士。此大道所以終裂也。故後歷敘諸家。皆是  
聞風起者。誰能如鄒魯先生之據上風哉。孟子謂  
尹任而近。寒夷滑而近。隘。惠和而不恭。獨孔子爲

道者太多。好學者太少。而鬼西大異。難易人已。繞緊鼓木自無。中邊節奉入手。不可少恰笑尼。山一大海。韋編三絕。不知老知。香收拾一毫端。莫論拈花與落。舞已而曰。一。整。點。禁。製。即是。非。如今有風指數。得出者麼。拍背。有分。  
試數看一二三。四不言五。四邊不壞。中何主。茶。湯。淡。入。兩。極。上。下。觀。形。數。一。何。

聖之時集大成而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也。此篇議論。正與相同。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如不稱孔子。又誰能當此稱乎。

潛艸曰。其數一二三四。不言五者。五在其中。從此千之萬之。故曰。其數散于天下。邵子曰。四常不壞。而一常不可見。蓋從小衍悟入。孔子只提中五。豈非以本數末度爲端幾。而卽費知隱者乎。莊子亦曰。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張

若不能諸數太  
專貴生若無節  
損何能致群

杖曰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意  
二語足以盡墨  
于矣始急可施  
于天下乎其爲  
鄙田茅塞甚不  
妨點大一燒此

與也包上

于歎天秩天序焉六合七尺現在不欺何不參此  
大體

愚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  
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  
洛書矣故曰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  
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審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登  
聞其風而說音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術作爲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歎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亂其

與也包上

天下三

卷一

卷一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威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歿不服桐棺三寸。而無  
槨。以爲汰。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  
己。求敗墨子道。雖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  
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歿也薄。其道大嚴。音怡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快曰：非道之不善，寧山者以直委，竟使為若行，不如此不能成。佛又焉知佛之所以為佛，雖然如此，人不識好，若非迷路，非無回，誰知脫累，如世路。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理洪水，決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平，雜天下之川，靡無胫，音脛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音義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為墨相。墨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

者，若獲已。幽、郢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謔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臆，偶不許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凡與得為其後世，至今

不決墨翟滑濫之意即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朋無朕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歟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藏无潤也史記曰墨門之徒不較于此猶偶即奇偶也不許所答非所問也是其倍矣諱詳也若獲已爾若行而得之殺齒而已因以爲號

詩曰世上溫飽面目太可厭生故急稱之爲才士只是心切天下故曰其於王也遠矣信知莊子非忘世不仁之流。

杖云今日之宗教亦大類此若不得提宗者出則佛亦雖能獨任奈天下何者也不得全提正宗者

出則今日之敗拂國險者。會如別墨否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枝於私。顧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銜音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

華山之冠。以自表。拔萬物以別者。爲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勵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王

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庸行

天下。上說音下教。雖天下不取強。上恬而不舍者也。

故曰。上下見朕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

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

此等異似然則  
歎于利欲之世  
可作涼藥爲其  
倫約而爲人多  
也更有假狂無  
假稱謂人扶弱  
不扶強

宋魏揚文都贊  
墨子挂出

縱脫異行，誤踐  
無任，惟拍統識  
與物宛轉，今就  
昭昭靈靈之現  
以爲，矧于之  
履心用形，非  
其類耶，只爲亂  
流愁折，情不如  
倚歸向埋心  
此與齊物論相

于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國傲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廢兵爲外，以情  
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願音兒

也。臣備黃公紹文作職職列莊子  
皆訛矣。揚原註荀子。宋刻卽宋撰。

公而不黨，易音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用騁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  
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去多少而斷斷  
曰不知道後世  
執德惡以告  
子歐維者大知  
在此矣若知微  
勉作勉亦可通  
鬼有門  
辨曰視三際  
與論者非惟指  
乾動毛不存知  
躬非不師習也  
乎超出兩頭非  
舍是與非乎罪  
過如須彌山聚  
能未嘗有罪耶  
是是求人之理  
無知之物猶可  
笑而道之若假  
蓋斷知解以爲  
括重之乃而冥

可故曰選則不徧。故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浴音汰於物以爲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慤無任而笑天  
下之上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惟音相較  
斷與物宛轉。今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  
後。魏音然而已矣。推音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咎。故曰。至于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榮傑相與笑之。曰

藥地炮府

卷之九

天下六

十九

此藏軒

韓得讀以爲州  
官救火之訖數  
于爲性以疑世  
爲名來傑盡爲  
所漢雖欲笑之  
早已擊去毒先  
矣哉安我武後  
却莊子之特地  
打困以開後世  
之眼其功不小  
而後世尚自傳  
於驗之足張望  
騎之項矣哉良  
我點口只如朝  
服有飾儼我揚  
驟于聖圖是聖  
爲西樣耶是純  
用滿經耶此亦  
製成大體正同  
天下太平且問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成人之理適得怪焉用

駢亦歿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變音歿惡可而言

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于音駢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變不免于非彭蒙用駢慎到不知道雖歿槩

乎皆嘗有聞者也漢與諸同深言滑也隨摩也後

藏一曰當時嘗亦揚墨而此敘諸子不及揚此固

揚之流也莊子其有所諱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非莊子之實合乎莊子以向上一着神而藏之形

容相反而實相成其說往往流於養生以世人惟

如何是大體曰  
無安非處如何  
是聖家自道下  
因果歷然  
答問曰本與教  
打作兩樣字也  
然西勝與教即  
莫辨則首以早  
後執道曾知彼  
正以教漸莫辨  
為不邪也  
白于曰三家正  
受曰此賢人爵  
曰曰復遠人遠  
用曰隨且問其  
其暇執其隨與  
隨時之義則  
多少世謂隨  
耳聖人之隨隨

愛生故以此模誘出名利之模亦猶佛知人之畏  
然而終日為生歎之說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行  
而已矣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開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謹下為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為寶關尹曰托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勿<sub>音</sub>忽乎若凶寂乎若清同  
焉者利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



其歸與復而時  
雨化之氣則老  
于是孰隨者乎  
猶是懷歟不肯  
隨人者哉有後  
而先終則始冬  
關復見四時春

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淡  
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  
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高皇曰古今以老子爲虛無謬哉老子密三皇五  
帝之仁恣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安言簡而意淡  
時人不識爲好仙佛者假之

弱侯引柱已無形物自若以虛空不毀萬物爲  
寔証老子之非沉空守寂然只是邊討便宜耳張



元長曰老莊討便空然先御甘心吃虧聖人曰不  
壞正恣任汝便空達士曰得便空處失便空  
杖云此處獨標博大真人而後自述其神化莫測  
正以敘諸家而賣弄其三不收八不就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與生與死。與天地竝。與神明往

與。匹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

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

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

自問此心究竟  
無竟乎說則別  
與自不能齊其  
得老乎昧乎而  
已  
越之謂長吉謂  
蛇神不見為其  
能流滅幻也且  
以操于休之藥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太史曰沈浮自  
恣以適己陸曰  
句句是變非適  
為夸誕者何以  
見其黃林自說  
破不可莊語自  
非欺人到我明  
矣王鬲曰不辯  
于此必辯于彼  
熟處難忘有道  
君子不免也晉  
樓松風別錄本  
神城川披錄稱  
皆抱朴子非是  
百家先是達十  
層尼之與樂燕  
但曰噫風過也  
不曾掛元字觀  
反是意語皆皮  
不關痛癢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升非  
古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克實不可  
以己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成生無終始者為友  
其於本也弘大而僻淡閔而肆其于宗也可謂稠音  
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連非宛  
轉觀

陸方壺曰莊叟自敘道術乃托著書上見得句句  
是實卻非他人過為夸誕者雖然下一轉語正謂  
上達之妙不離下學之中

愚曰莊子雖稱老子而其學實不盡學老子故此

歷特安學者不

能比淵安得本

聖而為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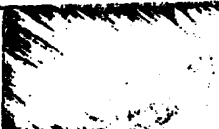
道而口感無

非有毛如何道

得平有時代云

天聖堂海大

聖王聖文



卷之九

卷之九

天

下

此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祇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  
倚人焉曰黃緜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  
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  
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惟。以及人為實。而欲以  
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于德。強于物。其塗墜  
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

愚者曰龍生縱  
惠施爲草竊而  
已爲益構巧矣  
我春刀吐火略  
近戲總是解新  
戲眩人  
胡易曰龍施之  
細名寔不遺小  
大長短寔寔難  
斷而已其寔易  
之反胡謂細細  
當其出外誰能  
公問者龍胡之  
程子所謂天上  
淵源下入新進  
所謂鐘未鳴時  
森以器地鐘也  
鳴時寂大實地  
非顯何千聖人  
不自 觀而歷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仁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  
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  
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日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鍬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馬驪牛。三白狗黑。狐白。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  
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寧。桓團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司馬遷問  
事類志下  
何故言人  
謝曰故當  
其  
妙處不傳  
自五車言  
玄人不知  
道深云惠  
自特以下  
情而記者  
蓋

處特立一帽子自戴之。非芒屨也。何能滑稽。非滑  
疑也。何能稠適而上遂乎。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有  
捉取此老曼衍藏身處者否。莊子若生今日。其必  
舉本數末。度六通四辟之畢羅。重新註解明矣。雖  
然如此說來。又滑一疑。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牀音歷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界。山與澤平。日方中  
方睨。物方生。方歎。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或曰既然遊方

之姓又要許多

費董作摩曰自

非閒人不暇擬

矣

受道者曰莊生

意和道致以中

恬澹而見其書

者駘蕩說走火

後且證非生駘

位者有幾而論

莊生駘蕩之辨

辨以縱儀者可

勝計取或曰證

地位者勿論給

第知生書亦不

見也開行且言

區云學古者指

以善者少千古

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籟釋以

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智拔解即歷也感物皆以小

通為一耳子蝦養首生有尾長則尾化而或則曰

蝦蟆有尾耳升毫窮侯元美皆爭辨指書景字似支

公孫龍談賊三耳屈孔子高子高曰言兩耳甚易

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寔非也君從其易而是者

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子高理勝于辭韓

嬰曰辯有三至五勝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

不相悖喻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

廷故辯可觀也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性數譬以

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

止是說謂一莊  
子可誰言學說  
客似千或曰爲  
其字始始年人  
歡開有曰器下  
不備上或曰器  
歡其非洋動爲  
非學可也  
討詳書結云自  
此以後言神詞  
者甚多其效  
可指矣予博書  
結曰事勢之流  
相激使然易是  
怪焉安知老夫  
曰可惠施一於  
觀之自此以後  
天下之以詞辨  
爲方而以福空

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  
幾庶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君子不爲也  
詩曰無易內言無曰苟矣。

劉稟曰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內聖外王者本末先  
後一萬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能長能短以矯  
枉而尚當其變焉伏羲非無添也而成于堯二帝  
非無政也而備于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  
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  
伯夷矯之以滑清近隘也禘下惠濟之以和逆  
世以諧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



爲道者其獨已  
可睹矣以反人  
爲實而以勝人  
爲名事勢之流  
相激使所易足  
性焉者破則已  
矣積數官肢神  
理度逾此篇之  
首度數本末四  
群六通連無不  
在矣奈情于格  
致遂至極度讓  
人嗟乎雲門林  
衡又樺雪門雖  
似嚴場卻也冒  
兼神而明之能  
有幾人安得一  
一核定破其隱  
占定歸牛押雞  
寒盡徹教棧酒

不能盡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  
季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  
孔子之下諸子之立教者各是其是也道德仁義  
裂于楊墨無爲清靜墜于田彭莊子欲復仲尼之  
道而非其時遂高言以矯異復朴以絕華沉澗不  
可莊語故荒唐而曼衍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  
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則一書得吾之本故調  
適而上遂惠于一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  
呼諸子何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  
子學者致知于言外可也

韓子一怒一嘆  
懸任濤謂彼因  
從漢誰若曳尾

史記志于傳中  
言韓得全江不  
經先物推  
至無始也  
耳要歸仁義或  
曰伊尹負鼎而  
勉湯以王百里  
奚飯牛而饒公  
用竊作先余然  
後引之大道  
衍其言雖不執  
價亦有牛論之  
意乎涉山曰  
于利惡殺至惠  
萬七段然亦有  
牛論之意乎洛  
龜也何下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語絕相類范無隱云恢悅恬  
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殊莊生所述一曲皆道也  
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申韓刻薄鼓吻訢  
殊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殊奇可在道不可  
在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  
抑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赤箭與豕零共敗  
互抑則雞毒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于睽也亦云險與睽宜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  
潛艸曰莊子首言惟中言喻人末言倚人倚倚皆  
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天

謂之爲新機在  
合萬世且息終  
不出此孔北海  
曰西牛之精以  
烹雞夜之以煎  
子爲牛鼎者須  
去物忌道將一  
句來

王元美曰莊子  
亦入中天也其  
伎業所受則天  
中人也其言奇  
怪狀而出世如  
吾則亦入乎天  
地出而不能盡  
不徒如天也其  
者則又天中人  
地自莊子之言  
出而後或備其  
奇或實其奇也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臆庸好勝而護短是真  
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  
幾協藝業業足以竭其智力彼究安能欺耶莫奇  
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添住添位止有一事  
相卽是性竟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  
神化也然惠子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述其  
奇而捉敗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子這一  
段以神其一生之妙密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  
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簡上加尖形容惠子

歎其之成府其  
說皆有以來之  
難狀其間有以  
來之於彼然則  
也若乎之各以  
目宜而巳於四  
者至矣與也若  
者曰亦是半最  
此竟曰為正成  
易為來處雖下  
善之生童不地  
兩吉之不言更  
難。

之怪只展其不傳之秘而設陷虎之機惠子跳上  
三十三天亦跳不出他金剛圈也煞有把斷要津  
不通凡聖之手段在杖人到這裏且放過他一着  
且道何處是放過莊子處若這裏別具得隻眼則  
莊子之孤尚有在也切忌與混沌曉得奇侍者曰  
卻被大奇曉得也杖云汝曉得箇甚麼曰和尚以  
莊子為托孤實是和尚托孤于莊子而莊子又因  
得托孤於和尚也杖曰但得混沌不知便了汝等  
知得又何妨乎奇亦笑曰如此則畱一部莊子公  
諸千古不怕人鑿破矣。

青原信曰吾始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參齊知識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今則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如光三層編蓋得出色德山景辭曰如何是知見立知曰山是山水是水如何是知見無見曰山不是水如何是知見無見曰山是水

平應篇曰公孫龍惠施非芥山毛海之助歟曰破象家取以祛苟庸之陋解膠柱之拘而後雙破以歸平寔耳偏才者巧以駭人而襲循者卒無以辯辯亦不當也苟欲會通一貫漢徹幾先蛇糾鬼攪不受疑惑寧可不一過此關乎方圓鑑曰觀山河如手一葉碩果之仁天地也小中本大大中本小矣非惟片紙圖萬國六合吹脣豆而後徵也晝夜通古今元會猶呼吸長中本短短中本長矣非惟千秋托一字黃梁畢一生而後徵也空廓隱隨無非象數森羅萬睹萬聞原自無聲無臭虛中本實

假人指東爲東  
指西爲西智者  
知東不必爲東  
西不必爲西聖  
人明乎定分以  
東爲東以西爲  
西互觀數則三  
翻西折反復交  
絡迷表奇正前  
不然然也耶應  
者歎曰能得幾  
人少不得一場  
通案  
習淵法神自號  
中庸云宋持塔  
塔亦髮與長亦  
一奇也曰紫微  
曰惟能欲聞次  
賢拜禮和月餘  
三嘗不喜怪也

實中本虛矣。非惟柳心納萬卷鏡尤如泡影而後  
微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反對環中方圓費  
隱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寔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卽大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卽差等爲平等。豈  
必夷岳填壑。林檎寒暑。哉。內外也。頓漸也。生成也。  
予奪也。亦猶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怪行奇驚怪  
正是物情俗不  
可醫藉此醫之  
東漢分善世選  
世西種牛肅一  
老謂出類拔萃  
必是奇才元瑜  
謂莊以奇清成  
奇文直饒後人  
批判能免于見  
奇顯其太異  
不如一寔  
子宜與中通甘  
竊太西之所未  
至如滑九竅逆  
之謙影瘦光肥  
之論實天地以  
來所未聞也愚  
曰可惜黃綬更  
施不來以他一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  
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泯于統  
統泯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  
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揭曉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費五車吐氣矣。漢  
地曰正為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扇焉。世  
謂惠莊與宋儒必未炭也。講學開口動輒萬物一  
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襲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  
塞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寔以破人。惠施不執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鑿空者也。豈畏數迷玄竊。冒總  
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精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患于相累。事不槩見。其不屑儀衍一葦。明甚。雪緩  
莽期。亦忠誠之一斑也。梁既休平。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漢  
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墜。以五車。藏身弄眼。



德不修  
必有譏以天下  
托天下何必建  
鼓求亡子哉只  
為求生者而路  
皆逆者怪者三  
亦澁甚及奈何  
災者救只少不  
得早暮一誦孤  
兒行日唱不者  
多願運我策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噓室口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昧若不得惠  
施麻物斃段則大曲無滾遍囉哨又何貴以本律  
煞尾于噓噓或燻雪黑或燻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禱碎豈憂裂耶可笑托孤  
雙選弄作岐頭一腳情知兩邊皆棄不妨圖劣支  
雖雖然焚欽舞更郎當枯出象筆且歸憂南渡  
樂部有早行孤迂行孤睡孤正為窠子捨交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寄煞纏聳了此獨結哀歌之  
曲筆夢漆吏目前言戲之耳

炮莊末後語

莊子曰：予得千金之珠，父取石來鍛之，荷娜廿日中，參戶曰：老龍歟矣。神農曝然，放杖而起，猶不悟。龍女含珠成男，善財開關，旋閉耶。予歸就父，父全不顧。若非反擲，豈信刀斧砍不開乎。凡相生相續，皆相鍛也。愚者今日重與漆開一鍛，憂筆一鍛，藥地一鍛，藏天下於天下，卽令天下自炮而自吞吐之，何必斤斤託孤云爾耶。洞山曰：半肯半不肯，若全肯卽孤負先師。光孝曰：庭前柏樹子，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兩個孤老，如此吞吐，其不孤負處，是誰知之。珊瑚枕上，觸著嘗啼，拈尾作頭，未免失笑。然則此一尾聲，不可以已乎。目佐鍛。

侍者真釋錄

王右軍書法之聖者也。其于獻之曰：大人宜改體，外人那得知。墨池環錄曰：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猶以于美比馬遷也。倪文正曰：堯以天下禪舜，舜舉堯之天下而更禪之。伏羲八卦至文王，盡舉其舊序顛亂之，莊之滑疑，後之炮轟，不過明眼，誰知其指所。打宗分五葉，至汾陽時，有十五家。今止一枝，齟齬日下。將任其攫而極自反乎？不塗炭，則優孟，世出世間，有不客不言，而又不客言者。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別傳又別傳，托孤漆園，消此粥飯，不亦可乎。浮山老人鑿破古今，不忌風顛時，哉雉噫，難違總站，不如端木，一何常之。有豈不更爲孤兒作韓厥哉。

藥地學人與胡誠

卷

炮莊後跋

道法外馳臆預莽涉意盡庸醫誤之而奇醫更誤之也傷哉百  
如日用而不知耳吾師藥地老人痛傷其心發大悲憫不忍坐  
視流毒乃拈一莖草爛燒令窳炮製君臣五味殺活古今因法  
救法廣施針艾用醫天下後世之誤中鉤吻多頭者於是咀南  
華片而表裏之竊笑近時專門画狗剽取皮毛描寫裝潢以當  
白澤選選諱疾忌醫又誰信有此通理萬法之靈樞哉余小子  
柄不敏流離多難浪入空門一向膏肓人矣幸遇醫王應症與  
藥飲我上池年來狂解少疹正恐鷓鴣神方龍宮秘而不度願  
廣諸同病相憐者亦可以作寬胸劑也嗟夫漆園之經正矣藥

地之心苦矣誰其服之又誰其信之此書一出九轉丹田蛇化  
生灰下藥上藥療盡世間痼瘵又何拘于方之內方之外乎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精一用中萬世無悖噫炮莊者是又余之一  
旦暮遇也夫闕逢執徐修祲暮春鄂林舊徒咭然慙炳謹跋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正爲君子謀耳三陳九卦冥稱而隱炮莊  
者稱而隱矣莊子生戰國不可莊語故爲賢智者引之避世無  
悶何暇斤斤與慙不肖較耶藥地吾師集千年之讚者毀者聽  
人滑疑何若正爲直告之不信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彼自得  
之而用其中矣藏密同患緣不得已時義一也旁通兼中冥稱  
而隱寧無知恩者乎瀟龍學人彭舉謹識